



忆田汉二三事

欧阳翠

我认识田汉同志，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风尘仆仆地从后方回到了上海。

抗日胜利后的上海房子很紧张，田汉没有固定住处，仍然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虹口区横浜桥永乐坊戏剧学院宿舍的一间小楼上，他戴着一顶藏青色的法兰西帽子，穿着简朴，性格开朗、豪放，谈笑风生，和我一见如故，没有半点架子。

以后，茅盾夫妇从香港回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我家二楼。田老和安娥经常来看望他们，也常到三楼我家来闲谈。当时我的生活和工作正处于逆境，田老不仅给予我很大的同情和安慰，而且还鼓励我说：“在生活的道路上，挫折和灾难总是免不了的，就象孩子走路一样，有时会顺当，有时不免要摔几跤，关键

是看你如何对待它，要有信心和勇气，经受得住现实的考验，要有远大的理想……”这番话对我触动很大，使我从个人的小圈子里摆脱出来。在他的启发下，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走路》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时代日报》副刊上。以后，田老的《丽人行》在当时上海的辣斐大戏院（现长城电影院）上演了，茅盾夫妇约我一起去观看。观后，我很感动，写了一篇观后感，也在《时代日报》上发表了。

之后，我们的见面机会较多了。有一次，田老慨然对我提出：“你可以申请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去取回这份申请书时，田老不在，安娥大姐从抽屉里拿出那份申请书，在介绍人的一栏里，我一眼就看到用毛笔写的“田汉”两个粗劲有力的大字。他的墨迹恰如其人，苍劲有力，豪放洒脱，才华横溢。他曾为我写过一幅横幅。我珍藏多年，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的房屋几度被抢，东西散失，这幅珍品也不幸遇难。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文学家》一年

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自去年四月份创刊，已经一周年了。截至目前，刊物已出了六期，在省内和全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多方面的好评。

一年来，在《文学家》上发表的作品中，有十篇作品在外报刊获奖或转载，四部作品受到兄弟报刊的评介，三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两部作品被电台播放。正因为佳作较多，所以，在全国文学期刊印数普遍大幅度下降的不利情况下，《文学家》却卓然而立，并从六万多份增加到近十万份，成为西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文学刊物。就是在全国数十家大型文学期刊中，《文学家》也占据重要地位。

《文学家》一年来成绩斐然，影响不小，主要是由于编辑部的办刊方向明确，既团结省内作家，又坚决面向全国，决不作茧自缚。在处理稿件上，信守稿件面前人人平等，贯彻执行“双百”方针，鼓励艺术上的新探索，绝不以编辑个人的艺术趣味作为稿件的取舍标准。更值得提起的是，去年年初以来，

社会上一些人为了赚钱，办了许多不健康的小报，致使一些低级庸俗的货色充斥街头地摊，但《文学家》却不为之所动，始终坚持搞纯文学，决不降低格调以取媚于某些读者。事实证明，他们这样作，既坚持了刊物的社会主义方向，又比较成功地争取了广大读者。

现在，文学家编辑部正认真总结经验，决心继续走改革之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虞笛）

解放后，田老身负重任，担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工作非常繁忙。记得这时他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说：“要买一只自动手表”。他很迫切地在信中写道：“你知道，现在我比过去更忙了，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如果我的表不是自动的，那它将永远是停的，因为我每天都记不住上发条。”

一九六一年，我国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那时田老来上海，我正在一家纺织机械厂深入生活。田老要戏剧家协会一位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去看他。我知道他白天和晚上都要看戏，找不到他。因此就起了个大早，七点钟前便赶到他下榻的锦江饭店。我想他可能还未起床。谁知一进门，只见屋子里热气腾腾，沙发、椅子上都坐满了人，把田老围在中间。他一边吃早点，一边仔细地听汇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原来是戏剧家协会一些干部要求召开的座谈会，也因为白天、晚上田老没空，因此他们比我来得更早。我在旁边坐了一会儿，田老把我叫进里屋，从箱子里取出一件泛了黄的白色横罗衫。他非常认真地说：“这件衣服我穿了已经几十年了，现在泛黄了，我想请你代我去染成蓝色的，看来还能穿上几年。”我接过这件衣服，心想，田老从不管理自己的衣着穿戴，在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期间，他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件衣服，确实使我很感动。接着田老又一如既往地问我工作情况。我告诉他：“过去很少有机会到生活中去，现在三个编辑部合并后，我才有机会下厂体验生活。”田老听了很高兴地说：“这样好，在生活中，你应该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写些反映他们在自然灾害期间的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的作品。”他的话不多，对我启发很大。后来，我写了四篇反映工人群众火热生活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后，田老看了，多次来信鼓励我：“要坚持下去，这个方向是对的……”

一九六三年，华东戏剧会演，田老也来到上海。我在锦江饭店的一个大厅看到他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的一些记者都围着他。只见他正端着一盆饭菜，一边吃，一边和他们谈话。我走上前问道：“田老，你才吃饭呀。”他笑着回答：“我现在患糖尿病，组织上对我很关心，饭菜品种、数量全是组织给我配制好的。”说时他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情。当时我看到他的身体还健康，也为他高兴。万万没想到，这次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他不是死于疾病，却被“四人帮”残酷地折磨而死。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呀！



插图题图 许志强

一份来自菜场的报告

流水

一位在菜场当营业员的女士对丈夫说：“别忘了到自由市场买点青菜。”

栖凤街口，喧嚣一片。个体商贩们守着摆有各色蔬菜的车子，高声叫卖着；乘兴而来的顾客络绎不绝，经过一番挑拣、讨价还价之后，又都乘兴而去。从商贩们脸上露出的得意之色可以看出：又赚了。

进得街口北行约三十米，路东两扇黑色大铁门默默地敞开着。走进大门，偌大的院子空荡荡的，两辆汽车躺在那儿晒太阳，角落里一堆烂菜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酸臭。环视一周，只有传达室门前那块写有“国营栖凤路菜场”字样的牌子透出一丝生气。

唉！怎能不冷清呢？这不，会计室的算盘声无情地告诉人们：八五年第一季度菜场亏损一万九千一百九十二元。天爷！就是菜场六十多名职工加上二十多名退休人员，三个月不干活光开支也只得有一万五千元哪！

赶巧，今天正是发工资的日子，但这并没给菜场添多少生机。难怪啊！一季度拿不到全工资的占到总数的44%，其中有人拿70%，有人一分不拿，还有人得向菜场倒找三十元，因为退休人员还得开支。至于什么奖金、补贴，到梦里找去吧。

是大家没干活吗？不！本季度总营业额有十万元之多，大家确实忙了一阵子。但平均毛利率只有8%，其中鲜菜只有4%，根本无利可“图”。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菜场领导谈了这样一个情况：“为了抑制市场菜价，上级规定蔬菜行业不得改行经营其他。开



插图 徐进

的，咱当然不能要。只有眼睛向外地看，到外地去采购。年前，西安市场上芹菜脱销，好机会！立刻派人到四川进菜，不光是芹菜，还有菜花、蒜苗等等。心一沉弄了两车皮。货到赶紧拉回来往外发，却硬是无人要！原来，咱看到的，旁人也看到了，全西安有五、六千卖菜的，谁不想赚两个？西安好几家菜场也去四川进菜了。搞得成都的冰供不应求，价格涨了一倍，一吨八十元！（注：为防腐烂菜中要加冰）他们进得也是芹菜、菜花、蒜苗，这一下子都壅住了。可是，这壅住的不是别的，是菜呀！加上天气猛然转暖，不出三天，汽车就开始往外拉烂菜了。这一车皮损失就近万元。结果，全西安从外地进的菜烂得没下数，到年跟前市场上照样是芹菜脱销！这样做生意，咋能不赔？人家又不让改行，又没人贴钱，将来我们卖菜的吃什么？！”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党员有些激动了，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我连忙站起，走出，茫然中仿佛听到“国营”二字中的三张“口”在问：“怎么办？”

《姑娘小伙正当年》

清晨，刚从大学毕业回到钢厂任技术员的姑娘罗晓琳，发现锅炉青年班小李子违反安全操作规程，便不留情面地批评他，青年班小伙子们都觉得丢了面子，对她很反感。

董凤仙 设计



青年班为抢速度，求数量，背着罗晓琳蛮干，发生了卡钢事故，为此全班每个人的奖金被扣掉了一部分。

小李子为此感到窝火，在一次闹红灯被罚款时搞恶作剧，故意把女工陈玉名的姓名报成罗晓琳，弄得小罗挨了厂长一顿批评。项志强明知此事，却替小李子承担了责任，也被父亲狠批了一顿。在全车间检讨会上，小李子为减轻



彩练当空 陶光明摄

火花集

希望会使你年青，因为希望与青春是同胞兄弟。——雪莱
灵感不喜欢拜访懒惰者，它只拜访那召唤它的人。——柴可夫斯基
没有彻底了解的，便不是你所拥有的。——歌德
科学的探讨研究，其本身就含有至美，其本身给人的愉快就是报酬。——居里夫人